

微笑深处
最是孤独



老舍

著

微笑深处
最是孤独

老舍
——
著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微笑深处 最是孤独 / 老舍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682-5370-3

I. ①微… II. ①老…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44621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 8.5

责任编辑 / 申玉琴

字 数 / 164千字

文案编辑 / 申玉琴

版 次 /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35.00元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序

曹禺先生说：“我一直从他的著作中，感到老舍先生的幽默藏着令人心酸的眼泪，刻骨的讽刺，又使人开怀畅笑，笑出心中的一腔闷气。”这也说出了广大读者的心声。

老舍的散文，虽不像他的小说、戏剧那样，很早就被人们所关注，但与这些小说、戏剧相比，散文最能表现出老舍的人格与个性。在社会大环境的变迁中，老舍的散文由表现“自我”演变为以反映民族斗争、大众生活为主的社会性的、时代的记录。每个时期的创作都是其真性情的流露。

抗日战争前期，老舍先后任教于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这个时期的散文作品多是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如《婆婆话》，作者通过与光棍朋友的闲谈，表达了自己婚前婚后的不同想法，以及现实情况的变化。这是一种表现“自我”的写作风格。这个时期，作者也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揭示了社会的落后、国民的麻木以及统治阶级的黑暗。如《有声电影》中，作者真实刻画了“二姐”等人物的无知与可笑，但同时也流露出极大的同情；而《取钱》则是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讽刺了中国银行

办事员讲派头、办事低效、不尊重顾客的文化病，也显露出社会世态的荒诞不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老舍告别妻子儿女，只身前往武汉，筹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说：“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由此，这个时期的散文作品呈现出“积极战斗”的创作风格，主题均与抗日战争紧密相关。如《这一年的笔》，发表于卢沟桥事变一周年，既表达了作者在战争时期心中的悲愤万难，同时也道出了作者坚持投身抗战工作的勇气和抗战必将胜利的信念。而系列散文《多鼠斋杂谈》则是从生活的角度真实书写了人们痛苦的战争体验与困顿的生活状态，日常生活的艰辛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显露出来，但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作者达观坚韧的人生态度。

1949年，在国内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极其艰难的时期，老舍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并确立了艺术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艺思想。其散文作品主要是讴歌祖国的新面貌，赞颂解放后祖国各地的变化，即使是写养花、喂猫、儿女亲情的作品，也表现出一种新的精神风貌。

本书收录了老舍先生在以上三个主要创作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散文作品，共62篇。读者可以切实感受到不同时期作者创作风格和写作思想的变化。那些经得起时间推敲的佳作，既是中国旧社会人们的生活掠影，也是人们在面对不同问题时的人性展示，值得我们反复品读、揣摩，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悟。

— 目录 —

可喜的寂寞	001
“幽默”的危险	004
什么是幽默	008
一点小经验	011
本固枝荣	014
当幽默变成油抹	025
买彩票	030
辞工	033
写字	036
怀友	039
大地的女儿	042
未成熟的谷粒	047
避暑	054
英国人	057

储蓄思想	062
大智若愚	065
哀莫大于心死	067
不远千里而来	069
小病	077
新年的二重性格	080
多鼠斋杂谈	082
文艺与木匠	097
考而不死是为神	100
抬头见喜	102
一天	106
搬家	113
文牛	117
吃莲花的	121
这一年的笔	123
我的母亲	127
婆婆话	134

四大皆空	140
四位先生	143
这几个月的生活	150
我的几个房东	155
还想着它	162
有钱最好	171
“住”的梦	175
等暑	178
立秋后	180
春风	182
又是一年芳草绿	185
药集	190
新年醉话	193
贺年	196
落花生	200
兔儿爷	203
无题（因为没有故事）	206

快活得要飞了	209
有声电影	212
科学救命	216
割盲肠记	219
生日	226
我的理想家庭	229
有了小孩以后	233
养花	239
画像	241
观画记	245
暑中杂谈二则	249
读书	252
习惯	256
取钱	259

可喜的寂寞

既可喜，却又寂寞，有点自相矛盾。别着急，略加解释，便会统一起来。

近来呀，每到星期日，我就又高兴，又有点寂寞。高兴的是：儿女们都从学校、机关回家来看看，还带着他们的男女朋友，真是热闹。听吧，各屋里的笑声，辩论声，都连续不断，声震屋瓦，连我们的大猫都找不到安睡懒觉的地方，只好跑到房上去呆坐。虽然这么热闹，我却很寂寞。他们所讨论的，我插不上嘴；默坐旁听，又听不懂！

我的文艺知识不很丰富，可是几十年来总以写作为业，按说对儿女们应该有些影响。事实并不如此。他们都不学文艺，虽然他们也爱看小说、话剧、电影什么的。他们，连他们带来的男女朋友，都学科学。我家最小的那个梳两条小辫的娃娃，刚考入大学，又是学物理！这群小科学家们凑到一处，连说笑似乎都带点什么科学味道，我听不懂。

他们也并不光说笑、争辩。有时候，他们安静下来：哥哥帮助妹妹算数学上的难题，或几个人都默默地思索着一个什么

科学上的道理。在这种时候，我看得出来，他们的深思苦虑和诗人的呕尽心血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可也看到，当诗人实在找不到最好的字的时候，他也只好暂且将就用个次好的字，而小科学家们可不能这么办，他们必须找到那个最正确的答案，差一点点也不行。当他们得到了答案的时候，他们便高兴得又跳又唱，觉得已拿到打开宇宙秘密的一把小钥匙。

我看到了一种新的精神。是，从他们决定投考哪个学校，要选修哪门科学的时候起，我就不断地听到“尖端”“发明”和“革新”等悦耳的字眼儿。因此，我没有参加意见，更不肯阻拦他们。他们是那么热烈地讨论着，那么努力预备考试，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看出来，是那个新精神支配着他们，鼓舞着他们，我无权阻拦他们。

他们的选择不是为名为利，而是要下决心去埋头苦干。是，从他们怎么预备功课和怎么制订工作计划，我就看出：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容易走的。他们有勇气与决心去翻山越岭，攀登高峰。他们的选择不仅出于个人的嗜爱，而也是政治热情的表现——现在是原子时代，而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有些落后，必须急起直追。想建设一个有现代工业、农业与文化的国家，非有现代科学技术不可！我不能因为自己喜爱文艺而阻拦儿女们去学科学。建设伟大的祖国，自力更生，必须闯过科学技术关口。儿女们，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不但看明此理，而且决心去做闯关的人。这是多么可喜的事啊！是呀，且不说别的，只说改良一个麦种，或制造一种尼龙袜子，就需要多少科

学研究_与试验啊！科学不发达，现代化就无从说起。

我们的老农有很多宝贵的农业知识与经验，但专凭这些知识与经验而无现代的科学技术，便难以应付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我们的手工业有悠久的传统和许多世代相传的窍门，但也须进一步提高到科学理论上去，才能发展、提高。重工业和新兴的工业更用不着说，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寸步难行。小科学家们，你们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呀！

于是，我的星期日的寂寞便是可喜的了。我不能模仿大猫，听不懂就跑上房去。我默默地听着小将们的谈论，而且想到：我若是也懂点科学，够多么好！写些科学小品，或以发明创造为内容的小说，够多么新颖，多么富有教育性啊。若是能把青年一代这种热爱科学的新精神写出来，不就更好吗？是呀，我们大概还缺乏这样的作品。我希望这样的作品不久就会出现。这应当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题材。

原载1963年1月1日《北京晚报》

“幽默”的危险

这里所说的危险，不是“幽默”足以祸国殃民的那一套。最容易利用的幽默技巧是摆弄文字，“岂有此理”代替了“岂有此理”，“莫名其妙”会变成“莫名其土地堂”；还有什么故意把字用在错地方，或有趣地写个白字，或将成语颠倒过来用，或把诗句改换上一两个字，或巧弄双关语……都是想在文字里找出缝子，使人开开心，露露自家的聪明。这种手段并不怎么大逆不道，不过它显然的是专在字面上用功夫，所以往往有些油腔滑调；而油腔滑调正是一般人所谓的“幽默”，也就是正人君子所以为理当诛伐的。这个，可也不是这里所要说的。

假若“幽默”也会有等级的话，摆弄文字是初级的，浮浅的；它的确抓到了引人发笑的方法，可是功夫都放在调动文字上，并没有更深的意义，油腔滑调乃必不可免。这种方法若使得巧妙一些，便可以把很不好开口说的事说得文雅一些，“雀入大水化为蛤”一变成“雀入大蛤化为水”仿佛就在—群老翰林面前也大可以讲讲的。虽然这种办法不永远与狎褻相

通，可是要把狎褻弄成雅俗共賞，這的確是個好方法。這就該說到狎褻了：我們花錢去聽相聲，去聽小曲；我們當正經話已說完而不便都正襟危坐的時候，不知怎麼便說起不大好意思的笑話來了。相聲、小曲和不大好意思的笑話，都是整批的販賣狎褻，而大家也覺得“幽默”了一下。在幽默的藝術里，如Aristophanes，如Rabelais，如Boccaccio，都大大方方地寫出後人得用××印出來的事兒。據批評家看呢，有的以為這種粗莽爽利的寫法適足以表示出寫家的大方不拘，無論怎樣也比那扭扭捏捏的暗示強，暗透消息是最不健康的。（或者《西廂記》與《紅樓夢》比《金瓶梅》更能害人吧？）有的可就说，這種粗糙的東西，也該劃入低級幽默，實無足取。這個，且當個懸案放在這裡，它有無危險，是高是低，隨它去吧；這又不是這裡所要說的。

來到正文。我所要說的，是我自己體驗出的一點道理：幽默的人，據說，會鄭重地去思索，而不會鄭重地寫出來；他老要嘻嘻哈哈。假若這是真的，幽默寫家便只能寫實，而不能浪漫。不能浪漫，在這高談意識正確，與希望革命一下子就成功的時期，便頗糟心。那意識正確的戰士，因為希望革命一下子就成功，會把英雄真寫成個英雄，從里到外都白熱化，一點也不含糊，像塊精金。一個幽默的人，反之，從整部人類史中，從全世界上，找不出這麼塊精金來；他若看見一位戰士為督戰而踢了同志兩腳，似乎便有點可笑；一笑可就泄了氣。幽默真是要不得的！

浪漫的人会悲观，也会乐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想用七尺之躯，战胜一切，结果却只躺在不很体面的木匣里，像颗大谷粒似的埋在地下。他真爱人爱物，可是人生这笔大账，他算得也特别清楚。笑吧，明天你死。于是，他有点像小孩似的，明知顽皮就得挨打，可是还不能不顽皮。因此，他有时候可爱，有时候讨人嫌；在革命期间，他总是讨人嫌的，以至被正人君子与战士视如眼中钉，非砍了头不解气。多么危险。

顽皮，他可是不会扯谎。他怎么笑别人也怎么笑自己。Rabelais，当惹起教会的厌恶而想架火烧死他的时候，说：不用再添火了，我已经够热的了。他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也就这么不折不扣地说出来。周作人（知堂）先生的博学，谁不知道呢，可是在《秉烛谈·序言》中，他说：“今日翻看唱经堂杜诗解——说也惭愧，我不曾读过全唐诗，唐人专集在书架上是有数十部，却都没有好好地看过，所有一点知识只出于选本，而且又不是什么好本子，实在无非是《唐诗三百首》之类，唱经之不登大雅之堂，更不用说了，但这正是事实……”在周先生的文章里，像这样的坦白陈述，还有许许多多。一个有幽默之感的人总扭不过去“这是事实”，他不会鼓着腮充胖子。大概是那位鬼气森森的爱兰·坡吧，专爱引证些拉丁或法文的句子，其实他并没读过原书，而是看到别人引证，他便偷偷地拉过来，充充胖子。这并不是说，浪漫者都不诚实，不过他把自己一滴眼泪都视如珍宝，那么，假充胖子也许是不可免

的，他唯恐泄了气。幽默的人呢，不，不这样，他不怕泄气，只求心中好过。这么一来，他可就被人视为小丑，永远欠着点严重，不懂得什么叫作激起革命情绪。危险。

他悲观，他顽皮，他诚实；哼，他还容让人呢，这就更糟。按说，一个文人应当老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有个风声草动，立刻拔出笔来，才像那么一回子事。战斗的时候，还应当撒手就是一毒气弹，不容来将通名，就给打闷了气。人家只说了他写错一个字，他马上发现那个人的祖宗写过一万个错字，骂了祖宗，子孙只好去重修家谱，还不出话来。幽默的人呀，糟心，即使他没写错那个字，也不去辩驳；“谁没有个错儿呢？”他说。这一说可就泄了大家的劲，而文坛冷冷清清矣。他不但这样容让人，就是在作品之中也是不肯赶尽杀绝。他看清了革命是怎回事，但对于某战士的鼻孔朝天，总免不了发笑。他也看资本家该打倒，可是资本家的胡子若是好看，到底还是好看。这么一来，他便动了布尔乔亚的妇人之仁，而笔下未免留些情分。于是，他自己也就该被打倒，多么危险呢。

这就是我所看出来的一点点意思，对与不对都没关系。

原载1937年5月16日《宇宙风》第四十一期

什么是幽默

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德谟克拉西”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

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原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义更广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

原来的那个外国字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不必在这一一介绍。我们只说一说现在我们怎么用这个字。

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和俄罗斯的果戈里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作品和别的伟大作品一样的憎恶虚伪、狡诈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们写的招笑，有风趣。